

后浪

大留学潮

记动荡时代的逐梦青春

张倩仪 著

在「小历史」中发现「大历史」，
回溯知识分子及其祖国的苦涩转型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 Ltd.

大留学潮

张倩仪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大留学潮 / 张倩仪著. —北京 :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16.8

ISBN 978-7-5502-8526-2

I . ①大… II . ①张… III . ①留学教育—教育史—中

国—近现代 IV . ①G649.2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219573 号

Copyright © 2016 POST WAVE PUBLISHING CONSULTING (Beijing) Co., Ltd.

本书中文简体版权归属于后浪出版咨询(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大留学潮

著 者：张倩仪

选题策划：后浪出版公司

出版统筹：吴兴元

特约编辑：刘晓燕

责任编辑：宋延涛

营销推广：ONEBOOK

装帧制造：墨白空间·周伟伟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

(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 83 号楼 9 层 100088)

北京京都六环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450 千字 690 毫米 × 960 毫米 1/16 31.5 印张 插页 2

2016 年 10 月第 1 版 2016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502-8526-2

定价：60.00 元

后浪出版咨询(北京)有限责任公司常年法律顾问：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 周天晖 copyright@hinabook.com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本书若有质量问题，请与本公司图书销售中心联系调换。电话：010-64010019

序一：为接朝霞顾夕阳

张信刚

张倩仪女士即将出版新作《大留学潮》，以书稿赠我，请我作序。

1963年我自台湾赴美留学，1990年回香港。这期间我先后居住美国19年、加拿大7年，法国1年，对海外留学生的情况颇为注意，因此对本书的题材很感兴趣。

《大留学潮》叙述20世纪上半叶大批中国知识分子出国留学的历史。书中提及的许多人我都听说过；有一面之缘的近30位，颇有过从者也有6位。

全书大致以年代为经，以留学生所赴国度为纬，兼及各类留学生的出身和资助来源。作者以大量资料展示留学生在国外所遭遇的文化震荡、学习过程以及所受的歧视等；也对许多人回国后的际遇做了描绘。

许多留学生的回忆文字都能证明，20世纪初期欧美各国和日本的社会秩序以及公民素养都远超当时的中国。也就是说，19世纪中叶“师夷长技以制夷”、“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自强方针对提升国民素质没有起到作用；由此也反证，必须引入西学方能振兴中华。大留学潮的基本动力和历史使命即在于此。

本书内容翔实，述中夹评，既有趣味性，又具思想性。我觉得书中有两个题目值得进一步讨论。

第一个，作者特别指出，欧美各国和日本的大学教育十分注重实验，而中国留学生一般都需要克服不善动手的弱点。这个情形即使在20世纪后半叶仍然如此。然而，著名的“李约瑟问题”是：为什么古代中国创造了如此多先进的工艺技术，而近代科学却没有在中国出现？本书提供的资料显示（我个人也观察到）另一个现象：在古代长于工艺却没有产生近代科学的国度里，大多数近代知识分子偏重理论而疏于实验！这个令人费解的悖论很值得进一步探讨。

第二个，作者细述了在整个大留学潮中占时间并不长、人数也不算太多，但日后对中国的影响却极大的勤工俭学运动。勤工俭学者大都是小康以上家庭出身，但在欧洲经过一段工人生活后，许多人信奉了马克思主义；其中一部分人又从此放弃了“学术救国”、“实业救国”的初衷而走上了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中国留学生的勤工俭学运动和法国天主教发起的“工人神父”运动几乎同时。天主教为了和一战后盛行的马克思主义争取工人的忠诚，特别指派一批青年神父到各地厂矿当工人。许多被派去教化工人的神父们在经历一段工人生活后决定放弃教会交付他们的任务，反而成为左翼工会的组织者。这两段往事似乎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的信条：“存在决定意识。”这些勤工俭学者和他们的后人在20世纪中叶以后的中国社会变革中具有何种社会意识将是很有意义的研究课题。

我细读《大留学潮》之后也有几点联想，愿意在此与读者分享。

首先，“大留学潮”可以放在人类文化交流史的框架中加以考察。在人类文化交流的历史上，从来未曾有过如此大规模的、持续的人才出国学习潮流。我能想到的是日本大化革新后来华的遣唐使；再一个就是日本明治维新前外派留学生的计划。遣唐使学习的对象是中国；明治维新的学习对象主要是德国和英国。而中国大留学潮的学习对象包括了日本、美国、法国、英国、德国、比利时和苏联。不能不承认，即使在危急存亡的时刻，中国仍是一个兼容并蓄的国家。

第二，应该在世界近代史的范畴里看待大留学潮。西欧各国在意大利文艺复兴后，纷纷效仿意大利的教育方法和典章制度。之后，落后的俄罗斯在彼得大帝的主导下开始向西方学习，持续了一个世纪有余。但是所有欧洲国家之间在宗教上、语言上和历史渊源上的差别都远不如中国和欧洲国家之间的差异。从这个角度看，与中国大留学潮有较多可比拟性的是奥斯曼帝国的革新。18世纪初开始，奥斯曼帝国的国势向下滑落，先是割地赔款，继而被迫承认列强的治外法权，最后将海关和财政管理权交给债权国，颇似中国晚清的情况。自19世纪中叶起，奥斯曼帝国政府进行了将近一个世纪以西方为榜样的改革。在此期间，许多社会上层和中产阶层家庭的子弟前往西欧各国学习。他们在外国发行各类刊物，成立不少政治组

织，其中“青年土耳其党人（Young Turks）”政团在20世纪初曾经掌权执政。在这一世纪中，奥斯曼帝国的政府形式、社会结构和文化品位都受到了“西化派”的影响。中国的大留学潮、奥斯曼帝国的西化改革应该是大可研究的两个案例。总体来说，无论是中国还是奥斯曼帝国（也可以包括未曾遭到欧美列强欺侮的日本），都是以西化为自强的手段，而不是进行全面的文化更新。

第三，必须在近代中国积贫积弱的语境中观察和评价大留学潮。近代中国外侮频仍，士大夫和一般百姓都难以忍受，大留学潮正是中国全国上下渴望自强的表现。然而，在任何社会大潮流中都不可能万众齐心；在纷纷攘攘涌往外国的留学潮中，的确是鱼龙杂混，泥沙俱下。但我们今日回顾大留学潮，应该看到100年来中国所发生的巨大变化。无论用任何客观指标来度量，大留学潮的总体效果都是正面的。

任何近代国家的自强努力都牵涉到现代化的问题。而现代化是一个持续的过程，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现代化业已完成，可以不须努力而永享太平。

因此，尽管今日中国早已非昔日可比，中国学生赴外国留学的人数却空前高涨，许多中国百姓也有向外国移民的意愿。一如本书的结语所表明，中国的社会现状和欧美等发达国家仍有明显的距离。虽然大留学潮给我们带来了许多有益的变化，但是振兴中华的使命还没有完成。

希望在未来的二三十年里，中国能够进入一个民主与科学贯彻于社会各个层面的时代，成为不再需要另一个留学潮的国度。到那时，《大留学潮》将被视为记载往者披荆斩棘的路径并且激励来者奋发向前的好书。

我深信，《大留学潮》的历史意义将是——借用一位前辈留学生富有诗意的书名——“为接朝霞顾夕阳”。

张信刚，英国皇家工程院外籍院士，历任香港科技大学工学院院长、美国匹兹堡大学工学院院长、香港城市大学校长，任校长期间以人文治校而著称，著有《大中东行纪》《尼罗河畔随想》等视角独到的文化观察手记

序二：以史为镜的留学课题

陈万雄

这是张倩仪女士运用大量近代人物自传为主体材料而撰写的第二本著作。第一本名为《再见童年》(按：繁体版名为《另一种童年的告别》)，也曾邀我写序。我很欣赏这个题材。因为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的前后几十年，中西文化交错，是中国儿童教育和成长嬗变的时期，在中国历史文化上时代意义重大。我也赞赏这种以组合亲历者自述内容为主体的撰写形式，既有学术的基础，又有如亲历其境的生动描述，增加大众读者的阅读兴趣。《再见童年》一书，曾风行两岸，相当受欢迎。

近百年是中国历史文化长河中一个翻天覆地的时代。这个巨变时代中的弄潮儿留下亲历亲闻的传述，原就是百多年中国文化和社会方方面面活生生的实录。从文化教育来说，近代留学外国是中国史无前例的现象，其影响日后中国社会和文化之深远，不言而喻。正如作者自序的标题为“三千年未有的留学潮”，结语的标题是“未完的留学潮”，已见全书端倪。

留学这课题，从1970年代起，已属学术界的热门题材，中外文的有关书籍也不少。但是，这些研究大都从政治和文化入手，且多属高头讲章的学术著作，非一般读者所能接近。留学既是过去广泛渗透到社会各个阶层的教育潮流，现今——甚至可见的将来，仍然是中国社会一种突出的现象，社会大众对这种潮流，自有广泛了解的兴趣和需要。作者全面挖掘、集拢当年留学问题的种种现象，大小不遗，各成专题，真是五花八门，描述生动，读来引人入胜。

当然，自传材料有其局限。片面不全有之，记叙不实有之，评说偏见有之，记忆疏漏有之，不一而足。要凑合成文，非作大量史料核实、排比、疏解、厘清等等费时耗心的工作，难以成功。作者继《再见童年》后，经经年研究、整理，撰写成此《大留学潮》，范围与内容固然广泛丰富，其中还不乏出人

意表、令人发噱的故事。最难得的是，作者不时就事点拨，抒发己见，亦足引人思考。

所谓“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百年经验，做点总结反省，既可透过留学这课题，增加对中国百年历史的认识，且对日后或会愈演愈烈的留学现象，于政府、于社会、于家庭、于个人，都是很可参考借鉴的。

陈万雄为著名出版家、近代史学者，香港科技大学荣誉院士，现任香港出版总会会长、饶宗颐文化馆荣誉馆长。主要著作有《新文化运动前的陈独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源流》《历史与文化的穿梭》等。他策划过多套大型出版项目，如《故宫全集》《中国地域文化大系》《中国本草图录》《敦煌石窟全集》，1990年代率先开发电子出版、数据库和网络经营，获香港印刷大奖终身成就奖

序三：时代的挑战

张翠容

倩仪呕心沥血的新书洋洋洒洒近30万字，道尽中国数个大时代的大留学潮，可谓是中国一页重要近代史。现在她要赋予历史重新论述的生命，把个人与时代命运紧扣，究竟是时势创造英雄，还是英雄创造时势，当中是否存在历史的密码？

这是我少时读历史的一个大疑问，只可惜香港的历史教育浅薄，中国历史尤甚，中学教育未及让我多了解，自己后来也加入了留学的浪潮去，但这可不能与前人相比较了。香港人出洋留学，在殖民年代，连家国也说不清楚，自然是个人前途多于一切。

虽然如此，我记得在大学的注册日，大批来自第三世界的同学，非洲的、阿拉伯的、拉丁美洲的、印度的和亚洲的，有不少依赖公费或奖学金前来学习。对他们而言，大留学潮没有结束，只是进入了另一个新阶段，留学与个人及国家命运，仍然息息相关，这令我不无思考。

过去一直是第三世界向西方取经，最重要的桥梁当然是留学生。西方亦乐意向发展中国家的精英尖子招手，送出大量奖学金。后者希望学习前者的新科技、新思潮，待回国后能一展抱负，推动社会变革，这是20世纪动荡的上半叶，中国留学生对国家民族普遍怀有的愿景。

因此，在中国，大留学潮亦是个大革新潮，留学生学成归来抢着提出不同的社会实验，正如倩仪在书中指出，大有一代革一代的命之势。

“前有先驱，后有来者，伏涌延绵，越代相师”，这场波澜壮阔的大留学潮横扫日本、欧洲、苏俄及北美洲，当中的佼佼者包括留日的蒋介石，留法的周恩来、邓小平，留苏的蒋经国、刘少奇等，都成为一代的领军人物，对中国发展影响深远。除他们外，还有我们已知，或遗忘，又或不为人所察觉的其他重要人物故事，倩仪都能仔细为我们一一拆解，令我们再度探

讨历史而回看当今的中国以至世界。

阅读倩仪的巨著，令我引发至少两个问题：首先，为何历史悠久的东方国家，自19世纪末开始，涌现到西方学习的大留学潮？这令我想到伊恩·莫里斯（Ian Morris）的繁体版新书《西方凭什么》（*Why the West Rules—For Now*），在中国台湾的中文译本却多加了个副题《五万年人类大历史，破解中国落后之谜》，反映了华人内心的情意结。

其实，莫里斯在书中一开始，即触及中国，就从火烧圆明园开始。1860年英军进攻圆明园，把原本属慈禧太后的爱犬带回伦敦，献给维多利亚女王，取名“战利品”。作者不禁问：为什么鸦片战争结果是维多利亚女王获取一条狗，而不是她丈夫阿尔伯特被押去北京做人质？

作者继续问：西方征服新大陆靠的是“枪炮、病菌与钢铁”，可是，枪炮源自中国，中国亦不缺病菌、钢铁，为什么征服新大陆的却是西方？郑和航海技术远胜哥伦布，为何他没有横越太平洋？为什么工业革命在英国发轫？最后的问题：西方凭什么主宰世界？

当我们现在说到国际标准，便意即西方标准；当我们谈到现代化，即追赶西方的现代化。中国晚清有所谓洋务运动，便是以“师夷长技以制夷”为口号，把一批学子送往欧洲，企图打开西学之门，汲取西方机械技术，在全国展开工业运动，作为救国救民的自强路，可惜最后因战败而告终了。

在人类历史里，多个文明你追我逐，不过发展无前后，以达者为先。就这个问题，我和倩仪及其他朋友在聚会时曾多番讨论过，朋友提出波斯的拜火教，倩仪就讲述波斯帝国第一代大流士大帝比较过“民主”与其他政制。作为人类首个横跨三洲的大帝国的波斯帝国和拜火教，可以说是极早的文明之一，欧美人也承认，当东方文明高度发展的時候，欧洲曾经大为落伍。在整个“大留学潮”中，我们不禁再问：西方凭什么？

《西方凭什么》作者莫里斯指出了一个历史的法则，就是当社会向上发展，自会出现阻碍。发展遇到阻碍，不可能一直原地踏步。不突破，便会衰退或崩溃。核心衰退，只得沦为边陲，但如有一天又发展出后发优势，便会再次挤入世界核心。

换言之，从掠夺中寻找突破及创新之法，乃是西方帝国生命的所系。

但物极必反，正如米尔斯海默的《大国政治的悲剧》里指出，过度扩张的帝国最终自招衰败的悲剧。

人类文明互相竞争甚至冲突，一直以来我们问西方凭什么，但走到了21世纪的今天，十年河西，十年河东，中国崛起现象成为西方争相研究的课题，留学潮由西往东，近年竟有愈来愈多的西方莘莘学子，前来中国了解中国崛起的模式。

除“西方凭什么”外，第二个问题就是西方为何张开怀抱并慷慨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大量奖学金？这是我少年时期往英国读书的问题。

后来我研究资本全球化，发现无论冷战前后，世界仍打着意识形态之战。例如20世纪70年代初，美国扶助智利右翼独裁军人皮诺切特，他一上台即以“休克疗法”重建国家经济。之后出现所谓“芝加哥男孩”（Chicago Boys），即留学芝加哥大学师承弗里德曼的拉美经济学家，回国后大力推行新自由主义政策。他们当中有不少获美国奖学金赴芝加哥大学学习。

西班牙等欧洲国家亦然。它们的经济、哲学发展，也可以找到与智利相同的轨迹，只不过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取代了芝加哥大学，前者深受哈耶克影响，而哈耶克乃是弗里德曼的启蒙老师。

看来，奖学金不是白给的，留学生也不是白吃的。当年苏联向中国留学生大开中门，道理也如是。留学生当然应有其独立的思考，而且是个关键。为什么呢？

回答这个问题，我要回到这本《大留学潮》，虽然讲的是中国20世纪上半叶留学热潮与中国发展，但当时其他落后地区亦风起云涌，中国是其中的写照。它们都面对西方列强的东征西讨，国家积弱，急于走上现代化道路，留学生在其中扮演重要的角色。但，究竟要怎样的现代化？大部分发展中国家争议不休。要全盘西方，超英赶美，还是取西方之长而补自己之短，再走出属于自己的发展之路？

在中国，“西化”、“中化”，“革新”、“守旧”之间的论战尤为炽烈，即使到了现在，中国此刻最需要有识之士，不卑不亢地为国家指出前途，留学生的态度尤为重要。倩仪把我们带回现场，自辛亥革命，再到五四运动、新文化运动、抗战的留学全记录，从宏观到微观，每一个时代都有类似的忧虑，即使到现在中国改革开放已过了30多年，仍有人问：在参考西方现

代化之余，该怎样看待自己的文化，以及如何追求社会理想和体验个人价值？这同是当今中国“海归”面临的挑战。

有趣的是，自五四运动以降所倡议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过去多年来都不时受到华人思想界质疑。相互尊重的交流可擦出灿烂的火花，丰富不同的文化。但学习如掺有太多政治色彩，便会出现重重的矛盾。好事与坏事之间，可真是一念天堂，一念地狱。

在历史知识上倩仪是我的老师，平时与她闲聊古今中外，她亦妙语连珠，令我获益良多。愿意花上巨大心力写一本可借古喻今的历史专书，在功利的香港更见此著作的难能可贵。她以说故事的方式解读中国近现代史中一个重要的大留学潮，天使、魔鬼都在她的细节里，好像追看小说一样备添趣味，并为香港留白的历史教育填上色彩。

当我读完这一本作品，内心感叹难止。毕竟，大留学潮所留下的问题，至今仍是我们这个时代面临的挑战。

张翠容，香港资深战地女记者，对国际时事的精准评论融汇东方女性特有的细腻、敏锐，著有《行过烽火大地》《大地旅人》《拉丁美洲真相之路》《重走东欧剧变之路的启示》《中东现场》等

自序：三千年未有的留学潮

“三千年未有的变局”里，掀起三千年未有的留学潮。

这是一次主动追求的西潮，寄托着一个古老民族对前途的热望。日本为求迅速维新，也曾经留学以求西法，中国的留学却一波三折，延续半个世纪，数以十万青年学生离乡别井，远渡重洋。

今天的中国人世界，仍然热衷留学。中国成为世界上输出学生的第一大国，一年里去留学的人数，就比本书所写的半个世纪多两三倍。

那20世纪上半叶的大留学潮，对我们还有参考价值吗？

留学成为大潮，始于中国败于日本后，以官派留学为国策，延续到1950年代初政治狂澜逐渐平伏，留学生或回国或留居为止。其中20世纪头30年，真可谓“高潮迭起”，留日、留美、留法、留苏，峰回路转。当年一部留学史，有半部是清末民国政治史，还有半部，是平民求救国、求前途的艰难打拼，里面有热情，也有功利。出去的人固然艰辛备尝，留下来的，原来也同生共死。

比起日本，近代中国的留学花费大，时间长。对这个留学大时代，有人抨击，亦有人讴歌不已，而大部分人并没有真切的认识。一讲到近代留学，大家就聚焦在更早的幼童留美计划，许多文化人为这计划中辍而扼腕。然而比起那120个幼童的经历，这大留学潮涉及的人数超过千百倍，有更多可歌可泣的人生起落。可是，正因为规模大，枝节多，所以现在写它的人少。纵有，也是写个别故事或片段时间的多，描写全线的少；作学术研究的多，供阅读的几乎没有。

回想当年，这留学潮是十分火热的题目，留学生自己就写了两本畅销小说，分别写留日和留欧。一本是揭黑幕式的通俗作品《留东外史》，一本是才子文学家的手笔《围城》，都不忘调侃留学生的窝囊，甚至堕落。

《大留学潮》是承接1997年出版、描述西风东渐下儿童成长环境变迁的

《再见童年》。我把它们视如相续，是中国在文化转折的关键时刻，留下的三个深刻足印——成长环境的丕变、追求新知的留学，以及关乎民族存亡的抗日战争。我想透过身在其中者的描述，以勾勒一个古老民族面对巨变的连番挣扎和人心的震颤骚动。这三部曲中，抗日准备过材料，未及动笔。

由于激起中国大变的元素，不能无视外因，因此有一阵，我移心外国，想比较亚洲不同的古老文化对欧风席卷有什么反应。以孙中山、甘地、凯末尔、福泽谕吉等政治家、思想家的自述，做一点对比。草草披览材料，我知道追寻这个问题，远超出我的体能极限。

其实写留学亦不容易。比起“童年”一书，《大留学潮》是写共见不易、写新见更难的局面。共见少，因为当年留学的地方多、时间长，留学生之间不易有共同的经验。新见难，因为研究留学的书汗牛充栋。在取材上，如果写留学的生活细节，易琐碎而无深意，不似童年乡土生活，顺手拈来，都有趣味。更何况留学事业后来卷入政见及意气之争，颇为激烈，看当事人自述，要排除互诋及自捧的地方。留学生的争端与世界潮流亦大有关系，要放到世界思潮等诸多背景上考虑，才可见到根源的一二。难关千百，颇费踌蹰，独学时常畏难，更况这是一条孤独而狭窄的路。

犹记得写童年书，曾觉得中国女性很可怜；及至写留学，又觉得中国人很可怜。生于可怜之世而奋斗不懈，是可敬的。留学救国的成败未来还会争议，但大浪淘沙之下，许多动人的努力，不应该任由时间埋没。

一个清华留美的优异学生回国后遇上“文革”等种种政治运动，记者问他作何感想。留学生说：这就是历史、人生，是一个国家历史的自然演变过程。任何人，包括兴风作浪者都不能主宰它的总趋势。我们只能够，也应当为几千年来民族文化遭劫，一个伟大、古老民族所遭受的损失和停滞而悲伤。至于个人的遭遇则是渺小的。比起多少相同的人不幸的命运，我还应当说是很幸运的。¹

这番话，略为调整，也大可用来总括留学大潮。

但愿新的留学潮，不必蹈前人艰难的步履。

¹ 汤佩松《为接朝霞顾夕阳》，载《资深院士回忆录》第1卷，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3年，页127。

与《童年》书一样，我虽然力求严谨，但这本书不是学术书，为了较为流畅易读，有时夹引夹述，未必按引文格式的要求，甚至不用引号，以便把部分原文是文言的引文改得浅近些，以方便今天较少机会读古文的读者。不过本书范围甚大，个人已没有精力把文字梳理到清畅好读，希望读者能体谅。个人所知也有限，书中不免有疏漏未全、数据讹误、评断失准的地方，尚望方家指正。

写作《童年》书的灵感得自工作中受陈万雄先生启发，本书与《童年》书为一脉，因此亦须大力感谢陈先生。此外，承留法勤工俭学纪念馆、卞昭波（Canta Pian）女士、郑启明兄，以及马庆洲、汪家明等先生、霍玉贞女士并众多好友协助搜集及授权使用照片；在收尾阶段已疲不能兴的时候，获徐志宇师兄仗义帮忙整理格式，谭汝谦教授、尚未谋面的钱静远同学、久未见面的伍尚沛同学协助越洋追查确认数据，使本书得以完成，谨此一并致谢。

1890—1950年代留学潮一览

1890至1950年这一甲子，作为一项吸收、学习西方文明的主动举措，留学潮最直接地体现出两种截然不同的文明的相互碰撞，在弱势的中国社会激荡出的期望、挣扎、无奈、抗争等等反应。留学潮起起落落，与世界大势紧密相关，也受中国国情牵扯限制。它是近代中国艰难转型、追赶世界先进文明的一个侧面。（见下页简表）

世界形势		1904年日俄在中国东北交战，俄国战败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914—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战后经济动荡。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苏俄成立。 ●1917年中国对德宣战，派华工支援英、法、俄。 ●1918年美国总统威尔逊提出十四点计划，包括民族自主。1919年巴黎和会召开，日本得到德国在山东权利
	1890年代	1900年代	1910年代
中国形势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894年甲午战败于日本。 ●1898年康梁百日维新失败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900年义和团事件，八国联军入京。 ●1902年南洋公学学潮，此后学潮不断。 ●1905年清朝宣布变法，废科举，奖励留学生功名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清朝派袁世凯镇压，袁氏与革命者谈判，劝清帝退位。 ●1913年袁世凯暗杀宋教仁，国民党人发起二次革命失败。 ●1916年袁世凯称帝失败。此后北洋军阀混战。 ●1919年要求日本归还山东权利，五四运动爆发，新文化运动深入各地
留日大事记	1896年官派留日开始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903年俄国势力入侵东北，留学生倡拒俄运动，大批退学回国，组义勇队。 ●1905—1906年第一次留日高潮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辛亥革命后，3000多人回国。 ●1913—1914年第二次留日高潮。1915年大批留学生抗议日本提出“二十一条”，退学回国
留美大事记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905年中美谈判退还庚款。 ●1909年游美学务处成立，第一批庚款学生赴美 	1911年清华学堂成立
留法大事记		1902年留法俭学会在北京成立	工读主义思潮弥漫，1919年勤工俭学运动大起
留苏大事记			
其他		1903年首批中国官费生留学比利时	